



文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大陸文藝新探

周玉山著

大陸文藝新探

周玉山著

1984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滄海叢刊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初版

◎大陸文藝新探

基本定價貳元

著作者 周 玉
發行人 莊 剛
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政劃撥一〇七一七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字第〇一七九號

自序

中共師承俄共的故技，視文藝為政治的工具，三十年代如此，八十年代的今天，亦無實質上的不同。當權派自稱在打倒四人幫以後，文藝的春天已然來臨，「百花齊放」的政策也在貫徹。與此同時，却又強調文藝要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要考慮「社會效果」，不能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的陰暗面」等。在重重的清規戒律下，實在難乎其為大陸作家了。本書主要即在探討四人幫以後的大陸文藝，並比較半世紀來中共各時期的有關云為，期能顯現其真貌。

中共在魯迅百年誕辰時，曾經熱烈舉辦紀念活動，極盡推崇的表態，但却諱言魯迅所說，文學永遠是批判現實，為社會做不平之鳴的。這種「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表現在古今中外許多作家的身上，也被古今中外許多專制的政權所壓制，中共即為集大成者。但是作家不可盡辱，作品也無法盡焚，中共數十年來處理文藝問題不得善果，就是因為一直想扭曲作家的良知，消滅表達的自由，而不記取古今中外迫害文藝者的教訓，所以始終心勞力絀。

十月革命後，盧那查爾斯基寫過一個劇本：「解放了的唐吉訶德」，其中重要的片段曾為本書所引述，值得在此強調，因為它也像是大陸上的良知作家，對中共提出的嚴肅宣告：

——現在你們的監獄可裝滿了為著政見而被監禁的人。你們的那些人，都在流著自己和別人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 (一)

書	名	作	者	類	別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一)(二)(三)(四)(五)(六)(七)	錢	穆	國	學
國父道德言論類輯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叢	陳立夫	錢端正	國父遺教	學
先秦諸子論叢	(續篇)	唐唐黃	端正傑	國國國國	學學學學
先儒學傳統與文化	三書隨	錢	穆	國	學
宋代學問	十哲學	錢	穆	哲	學
人生百位哲	學	錢	穆	哲	學
中國百位哲	學	黎建	邱如	哲	學
西洋百位哲	學	吳	森	哲	學
比較哲學與文化	(一)(二)(三)	邱	昆	哲	學
文化哲學講錄	論題求明泉學非學法學學談學錄方學學	張邱何何吳蘇張劉劉曾王余吳吳鍾王蔡	康如煌煌熊英譯增增強雄菊怡怡聯雄厚	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哲學十大問題	智慧與歷史之哲學	邱	昆	哲	學
哲學的智慧與歷史之哲學	與	張邱何何吳蘇張劉劉曾王余吳吳鍾王蔡	康如煌煌熊英譯增增強雄菊怡怡聯雄厚	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哲學的內愛是語	言哲	張邱何何吳蘇張劉劉曾王余吳吳鍾王蔡	康如煌煌熊英譯增增強雄菊怡怡聯雄厚	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遇中老孔中庸學	與管子學	張邱何何吳蘇張劉劉曾王余吳吳鍾王蔡	康如煌煌熊英譯增增強雄菊怡怡聯雄厚	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墨家非家	的哲	張邱何何吳蘇張劉劉曾王余吳吳鍾王蔡	康如煌煌熊英譯增增強雄菊怡怡聯雄厚	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哲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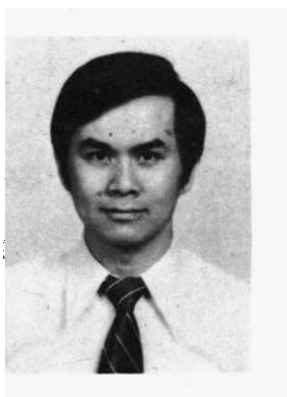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 (二)

書 名	作 者	類 別
知識、理性與生命	孫 寶 琛	中國哲學
逍遙的莊子	吳 怡	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	吳 怡	中國哲學
希臘哲學趣談	鄔 昆 如	西洋哲學
中世哲學趣談	鄔 昆 如	西洋哲學
近代哲學趣談	鄔 昆 如	西洋哲學
現代哲學趣談	鄔 昆 如	西洋哲學
佛學研究	周 中 一	佛學
佛學論著	周 中 一	佛學
禪話	周 中 一	佛學
天人之際	李 杏 邨	佛學
公案禪語	吳 怡	佛學
佛教思想新論	楊 惠 南	佛學
禪學講話	芝 峯 法 師	佛學
當代佛門人物	陳 慧 劍	佛學
不疑不懼	王 洪 鈞	佛教
文化與教育	錢 穆	教育
教育叢談	上官 業 佑	教育
印度文化十八篇	糜 文 開	社 會
清代科舉	劉 兆 瑛	社 會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錢 穆	社 會
國 家 論	薩 孟 武 譯	社 會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薩 孟 武 譯	社 會
社會學與中國研究	蔡 文 輝	社 會
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	朱 岑 樓 主 編	社 會
開放的多元社會	楊 國 樞	社 會
社會、文化和知識份子	葉 啓 政	社 會
財經文存	王 作 榮	經 濟
財經時論	楊 道 淮	經 濟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 穆	政 治
周禮的政治思想	周 世 輔 湘	政 治
儒家政論衍義	薩 孟 武	政 治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 啓 超 著 原 著 點 校	政 治
憲法論集	賈 毅 林 紀 東	法 律

內 容 簡 介

本書主要在探討四人幫以後的大陸文藝，並比較半世紀來中共的有關理論與實際，期能顯現其真貌。

本書立論持平，言必有據，以多角度析述大陸文藝。內容側重四人幫之後的有：中共對三十年代作家的「解放」、中共對三十年代文藝運動的重估、中共對四人幫文藝觀的批判、中國大陸的傷痕文學、白樺事件、大陸作家在海外等。內容側重半世紀以來的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新探、「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再探、魯迅與中共、從胡風的悲劇看中共的文藝政策等。全書反映了作者對文學的關懷，對國族的熱愛。



周玉山，湖南茶陵人，現年三十四歲。

政大東亞研究所碩士，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
現從事研究工作，並任教於大學。

另著「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研究」、「文學邊緣」。

大陸文藝新探 目次

自序

一、中共對三十年代作家的「解放」	一
二、中共對四人幫文藝觀的批判	二一
三、中國大陸的傷痕文學	四五
四、中共對三十年代文藝運動的重估	六一
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新探	七九
六、「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再探	九五
七、白樺事件	一一三
八、魯迅與中共	一四一
九、從胡風的悲劇看中共文藝政策	一六一
十、大陸作家在海外	一七九

中共對三十年代作家的「解放」

一、「解放了的唐吉訶德」

臺灣省籍的老作家吳濁流先生，曾在對青年朋友的演講中重複這句話：「拍馬屁的不是文學。」我們從這觀點出發，不難解答如下問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何以受人重視？後來又何以遭受中共的迫害？還有，假如他們被「解放」，「解放」了的是什麼？

任何一篇公正的檢討文字，都不應否認，狄更斯「雙城記」第一段的描寫，和三十年代的面貌是如此相似：最好與最壞、智慧與愚昧、信仰與懷疑、光明與黑暗、所有與全無、天國與地獄、希望的春天與絕望的冬天——一切對立的景象，都到作家眼前來。然而處於那樣一個五花八門的時代，他們的目光和文筆何以經常專注於黑暗？或許那是古今中外作家的共同心態之一——不滿現狀。中國作家尤其在五四運動期間孕育出一種文化的「現代傳統」，以感時憂國的精神，對個人的自由和國家的新生這兩大目標，流露出同樣的關心。三十年代許多作家所以左傾，無非是他

們以爲，共產主義在義無反顧地朝著這兩個方向前進^①。

他們曾經不遺餘力地寫作和論戰，並有獻身實際革命行動，爲中共打天下立過汗馬功勞的。但那種人道主義的使命感延續下來，對中共的安邦定業却是一種妨礙^②。因爲在野時被彼等寄予無窮希望的中共，奪取山頭後再也無法掩蓋其真面目。於是在歷屆文藝整風下，他們一一變成被撕的秋扇。等到文化大革命展開，倖存者就屈指可數了。

然而窒息多年之後，他們又復活了，此中緣由如何？

這令我們想起，十月革命後俄國文學家盧那查爾斯基寫的一個劇本：「解放了的唐吉訶德」，它敘述塞凡提斯創造的這位老武士，曾經奮力解救被囚的革命派，可是等到革命成功之後，唐吉訶德又反對那羣爲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仁兄。他以「真理的公使」自命，面告「像上帝的雷電」般的革命派下面幾段話：

「我贊成你們，也反對你們。我是不是擁護王公和他的專制呢？我是不是認爲富人的統治是老天爺決定的，是不能動搖的呢？假如這種壞的秩序值得肅清一下，像我們這樣的地球也的確要肅清。因此要推翻這種秩序，我自然只會高興；可是，有一個條件，就是這種秩序不要推到了地

①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2nd Edition, p.510.

② 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二八七頁。

③ 引見鄭學稼：列寧主義國家論之批判，初版自序，四頁。

獄裏去，而要把它的地位讓給天堂。我和你們講話，我是很清醒的，很理智的。我們大家是什麼？在我們面前不斷出現的只是些窮困、兇惡、昏亂的景象。難道我說這是你們不好嗎？你們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好了。可是為什麼你們拿着不中用的材料就動手工作呢？現在這樣的人，還不能夠造成尊貴的人類。

現在你們的監獄可裝滿了爲著政見而被監禁的人。你們的那些人，都在流著自己和別人的血。你們有的是死刑和正法。所以，我這個老武士不能夠不出來反對你們。因爲現在你們是強暴的人，而他們是被壓迫者了。

我預先告訴你們：我只要看見有被壓迫者，凡是被你們壓迫的，就算是用一種新的正義名目來壓迫的，那我一定要幫助他們，就像以前幫助過你們一樣^④。」

現在，讓我們透過中共的傳播，看看三十年代中國的唐吉訶德們，到了七十年代，在歷經較陳若曦女士更甚的劫難之後，在那個「比世界任何地方更明顯的不公與無義，更醜的虛偽與凌辱」的大陸上，是怎樣被「解放」的。

二、暫時啞口的「漢子」

^④ 瞿秋白文集，第四冊，二二三——二六六頁。

一九五三年一月，胡適先生接受曾虛白先生的訪問時再度指出，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們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更重要地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⑤。我們印證大陸近年來的事實，益覺此言之不虛。

首先讓我們看看還沒有說話自由的幾個人物，這裏主要指周揚、夏衍和陽翰笙。

一九七七年九月三十日，周揚和夏衍在經過多年的消隱後，在北平參加中共的「國慶」活動。此訊先由權威人士告知法新社記者，次日再由中共官方加以證實。新華社把他們的名字和黃克誠、宋任窮、林鐵等列入「還有」的一組，成爲一個三千人名單中敬陪末座的兩個。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香港明報根據相當可靠的消息報導，號稱「四條漢子」的周揚、夏衍、陽翰笙和田漢，除後者已死，前三人都已分別擔任「文化部顧問」的職務，後來又聽說他們任職於「社會科學院」。

周揚從「文藝沙皇」的寶座上摔下來時，罪名不一而足。他出生在湖南益陽，其後與同族的史學家周谷城和小說家周立波，並稱「益陽三周」。文革初期，他們都遭清算鬭爭。

一九三〇年代周揚到了上海，最初擔任「左聯」的黨團書記，其後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會任職，兼掌「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實權。他自控制「左聯」以來，便與魯迅不和而形成兩派。當時周揚手下的大將除了三條漢子之外，還有徐懋庸、邵荃麟、周而復、周立波等，而魯迅則連絡

⑤ 胡適演講集，下冊，五一九——五二〇頁。

了胡風、蕭軍等與之對抗。

延安時期，周揚是毛澤東文藝講話的積極宣傳員，他努力推動「新歌劇」和「工農兵文藝」，為此頗受毛的賞識。從王實味事件開始的歷屆文藝整風，周揚或見風轉舵，或公報私仇，不過最後自己還是坐進了牛棚。

周揚曾經長期執行毛的文藝政策，黨性堅強，但有時為配合當時的政治需要，有時因目睹和親歷清規戒律造成的大陸文藝沙漠^⑥，所以也偶而脫下制服說話，結果不免在文革時落難。毛江派說十幾年來文藝界存在着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寫真實』論，『現實主義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滙合』論，等等，就是他們代表性論點^⑦。」這段話攻擊的首要對象就是周揚。一九六六年七月，紅旗正式點名批判他。隨即有武繼延者為周揚等定下八大罪狀，包括鼓吹修正主義的「全民文藝」、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等^⑧。次年一月，姚文元還親自出馬，發表了批周揚的專文^⑨。

⑥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一九八頁。

⑦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軍報社論。

⑧ 武繼延：「駁周揚的修正主義文藝綱領」，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光明日報。

⑨ 姚文元：「論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紅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

關於「寫真實論」，周揚指出藝術的最高原則是真實。他強調寫真實是要「寫缺點、錯誤和問題」^⑩。關於反「題材決定」論，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文藝報在周揚等人的授意下^⑪，刊出了一篇「題材問題」的專論，號召廣開文路，幫助人們認識世界的多樣性。同年八月一日，周揚等發出有名的「文藝十條」，第一條就是反對文藝千篇一律和概念化、公式化的傾向，認為也需要雖然沒有什麼政治內容，但能給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文藝為政治服務，應當是百花齊放，不應當是一花獨放。第二條主張鼓勵題材和風格的更加多樣化，認為文藝切忌劃一和平庸，必須發展不同的流派。第五條要求保證創作時間，主要是減少文藝工作者的體力勞動和社會活動^⑫。凡此種種，固為配合當時「三面紅旗」失敗後的退卻路線，實亦說明了毛澤東文藝政策的窒礙難行。

關於「全民文藝」論，一九五七年周揚根據毛澤東的「雙百」方針，說文藝應為各種人所接受，「全國人民都是服務的對象，這一點和延安文藝座談會時不同，比那時廣泛了」。關於「創作自由」論，他曾說無條件服從黨的領導這句話，值得考慮^⑬；並指責教條主義束縛了作家、藝

⑩ 周揚：「在大連小說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紅旗，一九七二年第五期。

⑪ 陳雨蒼：毛澤東思想剖析，下卷，四二二頁。

⑫ 周註⑥，二〇六頁。

⑬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術家的手尾¹⁴。一九六一年二月，他在上海一次座談會上攻擊有的戲把「感謝毛澤東」這句話直接搬出來，「一遍還不够，感謝了三遍四遍」。另外的場合他又說：「無產階級專政厲害，比資產階級專政還可怕！資產階級社會……不滿意，犯了法還可以跑。我們社會組織嚴密，上哪兒跑呀？」「沒地方發牢騷，沒地方上疏，寫在日記上還怕被發現。」「我們今天的社會是有不把人當人的現象¹⁵」。

周揚充當毛澤東多年的文化錦衣衛，尚且「有話要說」，可見偏狹僵化的教條已經失盡了人心。然而在毛澤東及四人幫紛紛倒落的此刻，走出牛棚的周揚却還只是一個生還者的名字，三個月來不見他發表一字一語，而他原是一個不甘沉默的人。

讓我們再來看看另外兩個同樣沉默的被「解放」者，過去說了些什麼？

夏衍從一九二九年起參加左翼文藝活動，三十年代開始負責劇運，對中共的文化思想工作貢獻頗鉅，在文革前一直擔任文藝官僚。但正如玄默先生說的，夏衍過去一直以爲國民黨沒有創作自由，要在中共統治下才有此種保障。他從事過統戰活動，以爲這就是團結；也認爲文藝應該服從政治，以爲如此才忠於人民。殊不知時移勢易，過去是中共還在野，所以要用美好的言詞去取得知識分子和人民的信任；現在既已奪得政權，一切也就有了新的說法和做法，講團結不再以平

¹⁴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¹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等自願為基礎，而是利用羣衆去迫人從己，所以要以鬭爭為主；文藝所服務的政治，則是毛澤東個人的意志和要求。儘管毛是外行，但政治第一，藝術第二，外行指揮內行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文藝政策的中心原則。夏衍和其他中共文藝幹部到了自己成為官僚集團的一分子以後，才真正了解這一點，以致在他得意的十幾年間，實際上無時不生活在文藝與政治的矛盾夾縫裏^⑮。換言之，夏衍和許多三十年代的作家一樣，他們原本同意政治和藝術相結合，但終究無法忍受自己先前服膺的政治，長期以來竟是藝術的十足虐殺者。

一九五九年七月，夏衍在全國故事片廠廠長會議上說：「我們現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經、戰爭道。離開這一經一道，就沒有東西，這樣是搞不出新品種來的。我今天的發言就是離經叛道之言。」兩年以後，他又主張領導有號召的自由，作家也有選擇的自由。因為文藝創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一種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有區分，不像組織熱水瓶或者茶杯生產那樣簡單。勉強、強迫或者憑主觀做決定，在文藝創作上常常是行不通的。「我們不同意劇團領導人憑主觀出題目，用『定題、定人、定時』的辦法來組織創作^⑯」。他還指出拾人牙慧，走別人走過的老路，講別人講過多少遍的陳言，是不能稱為創作的。這些觀點，中共後來說攻擊的對象正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於是夏衍也就被宣布為犯了對毛思想「懷著刻骨仇恨」的大罪。

⑮ 同註⑥，二三八頁。

⑯ 夏衍：「題材、主題」，劇本，一九六一年第五、六期合刊。